

濯纓集
地

~ 16
2362
2



和
2362
3-2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癡軒記

吾友權子汎為縣三年新其客館之西序而軒之請
記於余余告子汎曰先名而後記可乎盍名之曰癡
軒子汎請癡之義余笑而不應子汎殊不得意久乃
敢告之曰王叔癡王椽癡隱德之癡也黠癡妬癡巧
者之癡也文而為書癡武而為虎癡才絕而癡也斷
杯中物者癡了官事者亦癡古之以癡名者不一而
子之癡亦不一而足世人慧於辭子獨癡其言發而



觸忌世人便於貌子獨癡其動止使人生憎世人巧於進取得一資而患失之以校理清班自貶為僻縣之監此則癡於仕也世人捷於應務臨民則先名奉上則先譽子獨頽然坐嘯齋閣擊豪猾撫鰥寡為心而拙於催科此則癡於政也世之為吏者劣者以勞民為辭視館宇之弊而任其撓壞自著行簡之說辨者峻宇雕墻不為己不知為土木之妖而大馳勤幹之聲子于堤修葺弊宇既不為劣者又不能為辨者役遊手不欲勞民而反勞心此則作事之癡也合子之癡而扁之於此軒當矣子汎曰以癡嘲某則當

矣以某之癡辱之於公館則不可曰噫天地間萬物皆造物主之達而觀之則何物非公若倚着一物則无非私也苟私之則一縣之物為六期之私物公之則一身一家百年之公物耳柳宗元猶能愚柳之溪今豈不可癡堤之軒乎夫癡者愚之轉也又轉則為拙顏之愚柴之愚竈武子之愚皆見稱於孔門而周茂叔之拙至於刑清弊絕然則以癡名軒非軒之辱乃軒之榮也得癡縣監造物者亦幸於此軒矣世之以智巧名者雖欲為此軒亦不可得矣子汎曰吾將守癡以終身既乃告之曰子羔之不徑不竇何如孔

子之微服過宋呂端之糊塗似癡也而其鎖王繼恩則事君不癡也司馬伯康兄弟腳踏實地平生无偽而賂葬師以誑族人事親不癡也易尚奇禮尚變古之賢聖適度而能通此類不一子又不可專守癡也子汎曰吾厭世之巧而欲守吾之癡若子之言未至於大中而恐吾之癡駁矣余笑曰子誠癡矣子汎瞪目不答倚軒而睡

涵虛亭記

金官古國也多奇迹今府使崔侯強幹為辦既新燕子樓凡所以賁飾古國之文物者无所不用其極直

樓之北娑娑塔之南鑿方塘引虎溪之水而匯之築假島於波心以為漸臺架屋其上棲茅而亭之橫波設畧勺種魚種蓮羅水禽鳧鷖鳩鵲之類而對浮沉焉以小舸載妓樂中流棹歌作凌波之辭侯常邀賓客燕飲而投轄焉人視之若水仙然鏡面澄澄平凝漫皴樓觀城郭峯巒樹木日星雲物莫不倒影於其中而蘸焉其大半畝而停瀆演漾涵混太虛侯請名于左相魚公公以涵虛為命弘治戊午仲夏余既免艱自道州來糞祖塋暫休于塋傍別墅侯就訪仍邀我入城觀所謂涵虛亭者而記之衰病殘生支離在

世山冠野服江湖其適也自以怯城市蒞毫楮為辭
辭不獲則請侯遙記之侯曰諾水性周流無滯而體
則本虛虛故能涵物一有潢潦濁流浮苴漂梗於其
流而沮其性則安能涵得如許哉夫人之一心用則
動而無窮體則靜而本虛虛故具五德而備萬物天
地日月皆吾方寸中物也一有邪思于其方寸則失
本體之虛而爽萬事之用應乎心而達乎政莫非污
下矣公餘吏散羣囂頓息岸巾登亭風月雙清水涵
虛耶虛涵水耶魚公之命名於是為稱而崔侯樂之
亦知其非常流也請侯默坐靜觀澄其心清其慮以

求本體之虛些小查滓不能累吾之胃次由是而天
淵飛躍之妙亦可以理會喫緊矣若夫尚清虛文風
雅務稱譽於過客則非所知也吾衰且病安能一憑
水檻觀天光雲影之徘徊挹其清而尋活水之源乎
遂書涵虛之景以歸崔侯侯名某字某某鄉人也家
世有分又倅鄉國義不可不書云

二樂樓記

自中原東行向竹嶺其間山水之可樂者不一過黃
江壽山兩驛行盡清風境踰一岵八丹陽界得長會
院按轡其下漸入佳境忽見積石斗起攢峯疊翠迷

左右眩東西雖巧曆莫能較也崖開峽圻一江中注
溶漾藍碧江北崖側之絕險上數百步有城可隱舊
名可隱巖余立馬其前煙霧路迷依稀然有爛柯之
想惜絕境之無稱肇名之曰丹丘峽由峽而東山益
竒水益清行十里峽盡迴首如別佳人十步九顧直
東而望赤城無咫尺臨江有步小艇橫渡卽下津也
泝津而上十里許又有官渡卽上津也鐵壁千尋歷
峙津流憐余魂莫可攀也創名之曰棲鵲巖津之源
出江陵府之五臺縈迴壑谷西走遙遙五六百里雖
輕舟莫得窮其派也返而順流未及下津有泉自南

而來舊名南川川之左崖有樓翼然日已暝黑不可
登遂投郡館翌日郡守黃侯璘請登遂與攀檻而眺
則燕飛而鷄啄鵲噪而客至嶺雲連於上岳秋光抹
於錦繡層巒壘嶂環擁乎一樓而南川之流汨瀟於
欄楯之下上津之波合沓於林樾之際昨日所役於
鞍馬舟楫之上者皆在於杯觴几席之間蓋两眼所
収有加於兩脛之所得矣視壁間匪懈堂所扁二樂
樓三大字爛然如明月夜光彩不可挹溪山含輝余
欣然樂不自支顧謂黃曰惟仁者然後能樂山惟智
者然後能樂水三月不違者殆庶幾於仁百世可知

可謂知未及於此而徒馳情於山水不幾於自誣乎
夫人莫不具仁智之性而鮮能充仁智之端能充其
仁智非吾分外之物體山之靜而不遷體水之動而
死滯安一心之德周萬物之變則二者之真樂吾得
而兼之矣侯以安詳之資且達於理便養乞郡既能
仁於其親而教其孝以治一境後鮮少之民賦硤磽
之士措置得宜能應簿書而供賦征又用餘力於樓
臺葺其頽碎而无廢舊貫侯之仁且智可見侯能於
此致曲學至於天理流行之極而行其所无事則高
山流水乃吾仁智之一體矣侯其勉之哉若弄杯杓

醉絃管登眺以為樂但觀其隱然峙者山杳然逝者
水喜其秀且清而已則又將有理屐窮山如康樂投
金廢務如東野而有忝於二樂之義矣凡我同登者
盍相與勉之同登者誰花山權君景裕沙執金君世
英并侯弟瑋瑋皆學孔子者也遂以相勉而又勉繼
登者於无窮云

靈山縣監申澹生祠堂記

靈山為縣古矣在新羅為西火為尚藥八高麗為靈
山今仍之吾之外曾祖漢城府尹李公暎居之以是
吾外族多在縣焉吾先業在清道郡郡距縣僅六十

里居近也而多所聞於人因外族而常往來於彼靈
之事吾及得而詳焉歲癸卯夏高陽申侯澹由軍器
主簿求便養出為是縣聞於人者皆善政也丁未秋
仲氏乞養昌寧以奉老母焉馮孫繼為晉州學由晉
而覲於昌寧又道也每行拜侯而悅其人之慈祥及
其考滿而去也吾以詩贈之曰琴鶴清風遠黔黎遺
愛長今君雖捨去他日是桐鄉其秋吾以病辭晉學
家食清道晨昏之餘常謝俗車杜門端坐一日有客
扣門呼童出應之則靈之士人也延而坐之其言曰
申侯下車推赤心於赤子惠以臨民而莊以莅之威

以御史而簡以居之賦役平刑罰中廉而能幹不取
諸民而公用足和易使人而令行疾不察察為明不
皎皎為白侯之為政無往而不用其極靈之士高亢
傍大湖而不可以灌溉稍水旱則先諸邑受害乙巳
之災侯戴星躬出入閭閻所以備荒者咸盡其方行
賚粥飯遇飢者必哺之如母乳子遠近聞者皆以靈
為歸侯又引青州故事而賑之闔境無一人捐瘠者
靡申侯吾其為枯土久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侯
之為政六期其終如初民所以悠久而益不厭且不
忍欺也將受代齋咨涕洟咸願借冠一年而君門

九重螻蟻之誠未必能達使鸞鳳久棲于枳棘非爲
申侯計也不若圖侯之像留靈之士春秋盡敬事之
懷耳父老共募盡工隨牒訢者八庭矣侯治事使侯
不知仰而真焉出而點校一毫髮不似則更審之如
此旬月點化惟肖矣既上綃粧續慎密藏之侯既出
且構宇民歡趨之大小各出財力雖繹夫婺婦朝夕
不謀者亦不惜費合粟布百計乃購材而堂之縣治
之東隙地父老又謀久侯之實於茲土當倩文士而
記之先使某告于先生茨堂成之日鏤諸板以爲不
朽云駟孫起而拜曰子之請重侯之事鉅而吾之筆

拙柰不足以張之何子歸而更求諸文學老手仍覆
嘆賞久之誦與前日贈侯桐鄉之句曰侯其沒而永
享於茲土如桐鄉也然遺命子孫葬於桐鄉鄉人因
爲之立祠者朱邑也今靈人之立祠靈山思其德耳
申侯不與也思其德而追奉之無以盡其誠則生而
祀之昔魏州民爲狄梁公立生祠則生祠非創於靈
人也益州民爲張房平設畫像則靈人之像申侯亦
可也民將追申侯之德而不可見拜申侯之像而起
其思肅然典刑侯雖去而猶在也以此知靈父老亦
有非常人者矣將子爲謝焉酌而遣之尋以遼東質

正被 召思其不疾駕者而惶遽赴 召於記未遑也南還數月靈父老又走書於駟孫曰君子樂道人之善前之請記懇而不見採非不知更求於他手然知申侯者莫君伍也而詳於靈者又莫君若也敢告請焉余惟我 殿下卽位二十年于今勵精民事每委重於親民之官而奉承者蓋寡今申侯能自拔於恒品使惠澤下流而入人心之深如此申侯賢矣哉既求盡工而圖之又倩文士而記之靈人之心亦勤矣世之爲吾君牧吾民者可以觀感而爲其民者亦可以知報德矣按東方之故自三國以來數千年間

名於宦者總總也而未聞所謂生祠者國家之盛當我 殿下之時而創見焉亦見其 聖明人才俗化之美也侯字清卿壬辰進士爲人厚重訥而敏善吟詩知讀書蓋其爲治有根本者也於是備書顛末以復焉旣而有問於余曰申侯爲縣無大異於人而得民至此者何也余答曰立異以爲高君子不取而悃悃無華者真循吏也遂係之辭曰

生我者父母活我者申侯侯之德方與生敵捨而去方挽不留侯生而飲食方何有於祠我去而追思方無以寓其微衷侯之身方仕於朝侯之像方

在我堂中

會老堂記

堂以會老名者鄉黨父老之所會也會之何為飲射讀法無非會也堂在府城之北前十年間府人金順孫因故趾而建焉自祖宗朝建議留鄉者非一既設而罷尋復而又廢飲射讀法等事朝廷非不留意而鄉黨无有任舉者堂為蕪然之空舍矣歲己酉春朝廷慮鄉俗之不古特復留鄉所立鄉正而定令州府五負郡四負縣三負各推一邑之望以任其責金海府也前義城縣令金先生係錦前青山縣監白啓英

前引儀裴炯前叅軍宋叔亨與吾從兄進士金伯堅實備五負之數皆一府之望也鄉有公事皆於是堂會議焉府故駕洛之墟始祖首露王墓在今西郭門之外官禁樵木故事父老具時羞修祀事既徹鄉人共餽歲以為常余金海人也先世相傳以為係出首露而遠不可詳每過陵下嫵於郭崇韜之拜子儀而不敢自附然猶隨鄉人之後列陳俎豆去年冬余自道州田墅而來適值鄉人祭餽之日大會於是堂余趨拜父老於堂下金先生迎謂余曰此吾鄉人之俗也相因已久不柰有妨於故義乎余對曰何妨自古

帝王有功德者絕世之後其土民莫不立祠雜出於傳記如堯舜大禹廟尚矣後世漢之高祖光武蜀先主皆有廟齊民有祈焉有告焉得以祀之雖不應經文而邦人所以懷不盡之思起千載之敬在所不禁也嘗考首露王於後漢建武十八年開國傳四百年十一世至末王仇亥降入新羅國除至今千有餘年王迹熄矣餘澤渴矣鄉人猶薦飶芬不怠者蓋首露吾鄉生民之始王追而報之不容已者此固吾鄉之善俗宜吾鄉之世守也先生曰善國家復留鄉欲善鄉俗子以此爲吾鄉之善俗則此會也於此堂爲有

光矣吾既以會老名子當記之余起而復曰今日會此堂者皆父兄宗族而匪他其所以講睦者宜死不至第一鄉必有一鄉之俗而鄉俗因循有善有不善者其善者雖不出於國家之典而不可去其惡者雖自來舊習而決不可存寧一鄉之子弟化於善戒於惡非父老之責乎今留鄉卽古之鄉大夫三物八刑所以教而糾者自有其事其或父而不父子而不子兄而不兄弟而不弟夫而不夫婦而不婦不睦者不姻者下訐上者吏漁民者皆在所察提撕焉警覺焉其甚者告于有司驅一鄉之善反吾鄉於撥散之後

熙熙然為首露氏淳龐之俗然後還就此堂把一盃酌太平之春則非徒一鄉之幸乃國家之幸也前府使李公蘇曾充墓田之資今府使金公義亨又得吾鄉之人允所以善吾俗者父老方屬望焉先是金兄伯堅營齋室五架於堂之西夾有田以供祭用有室以致其齋敬而將之以黍稷首露能不享乎祭而飲父老能无樂乎白首他年吾亦為此堂之老矣遂作延神歌以與父老歌曰

紫纓墮地方垂統綿綿九于无主方有隕自天海上定鼎方垂四百年編戶居民曰昂雲遠孫歲時

報事方父老駿奔神鴉啼散方古木荒原蔓豆靜嘉方黍稷其芬簫鼓鳴方不見不聞神之來方如雲醉飽洋洋方何不福我元元我民受賜方於以樂康鶴髮鬢髮方鳩杖鏘鏘歌舞年年方其永无疆

臨錦堂記

虎溪之水出自盆山飛鳴澆澆流入北郭經婆婆塔縱一城通南郭朝宗于海其淺僅流束蒲而盛旱不渴盖有源之活水也在城中左右堰石以障其溪流空其中而上構高樓曰燕子然樓高而溪潺不相稱

也又其下五十步許構一樓曰清心樓稍低而溪稍
澗水聲可及於客枕與水頗宜然未盡其勝余常爲
造物恨弘治癸丑春余奉綸音頒諭到府時府使丹
陽禹公某館余於新堂堂在燕子清心之間扁曰臨
錦吾友月城李侯宗準所名而書者也余不詳所名
之義宋隆德故宮有臨錦堂元儒有臨錦堂前春水
波之句豈非以其波紋如錦堂臨其上而名耶觀其
中流架屋不樓而夾東西有廂溫涼異適曲曲欄干
枚枚窓戶玲瓏宛轉檻下溪流可俯而手掬溪與堂
明媚相照又羅天鵝海鷗數雙而游其波其鳴雖雖

聲應棟宇驅而出之始覺其在吾坐下最奇事也取
琴而彈之空聲相應清和疏越大絃洞洞然益壯小
絃鏗鏗然益楚又堂中第一奇也酒半禹公囑余記
余執觴而落之仍報公曰天壤間凡物必有與物相
稱不得稱則不得造物之情矣如草堂茅廬宜於處
士而廣廈金屋宜於王孫易此則不祥也漢有滕王
高閣已有岳陽危樓然後壓洞庭彭蠡之浩渺工部
之堂宜於浣花柳州之家宜於愚溪隨其人與其地
莫不各有所稱金海古府也府中多少樓臺館舍沿
虎溪而列者不一得禹公構臨錦之堂而始稱噫舉

而措之物物皆可稱也然欲其稱非知造物之情者不可也以此堂規制審禹公膏中有許多間架屋室其所以使心匠而運郢斤者其可知之矣未知公能有得於造物之情者乎吾觀公偃然熊豹之姿早穿楊葉其有幹局有豪傑長城之望屈而為此府亦天也高牙大纛乃公之能事而簿書米鹽公亦無不能也豈非隨事能稱者乎然則公於造物之情不可謂不知也公其更勵素節毋怠公之宅在漢都王城迎秋門外昭敬殿右斯文趙伯府嘗僦居而停焉余於前年訪趙而造其泉石甚勝而第舍甚隘蕭然若處

士之家心知公於泉石癖而產業踈也今日來觀又知公泉石雖癖而所在如一治第有制於公私也公之堂既與虎溪稱而余筆力拙奈不足稱乎堂何然金海吾鄉也吾先大夫與先尊府通家之好雖不稱不敢辭

機張縣館記

嶺之南大小六十七官緣嶺而碁布者皆是也並海而為邑者又大小二十餘海隅民俗獐同蠻獠海錯上供劇於山野而波警海戍又不可狃昇平而踈其防虞以此吏海邦者非文武能幹之材蓋應務之不

遑矣機張古縣也傍海而小且殘本新羅甲大良谷
舊領於東萊郡後屬之梁州高麗顯宗移屬蔚州八
本朝為縣其小也其殘也如是而其古也亦如是前
此无一可紀者豈亦地之使然耶成化乙巳夏訓練
院習讀官驪興閔侯寬出監是縣視舊客館湫隘頽
弊不足以奉使承命尊王入欲新之方樵荒政不可
舉羸越四年戊申歲熟乃卜地於舊館之北列營廳
事東西軒屋大小合二十餘架不苛不擾勸課有程
四閱月而斷手又明年庚戌侯將受代以書抵余請
書之噫侯能奮事功於昔人之所未能矚其務之隙

役其人之瘳渠渠厦屋曾不逾時非措置有序者能
之乎是可書也彼无狀自營或懦弱不績者不容已
至於役施无緒政未成民未信而驅之土木棄農時
招眾怒者視吾侯一何遠也余昔扶板輿湯沐蓬山
始與侯合為人魁梧一丈夫一見心知其不凡也侯
隨琴東萊上堂拜老母而辭焉侯於余有通家之分
矣今來索記又嘉侯之能喜文雅不復辭焉其棟宇
之壯丹青之飾風景之會余未得一寓目而書其纖
悉也弘治庚戌七月既望盆城金駟孫記

梅月樓記

嶺以南山水之勝邑居之雄樓觀之美固不爲不多
陝亦巨郡也此地有名山大川竒蹤異迹在新羅爲
大良州高麗顯宗以所生不善且有所忌久遜于野
竟由大良院君卽尊位相傳遺址猶存若夫竹竹之
死節巨仁之隱淪崔孤雲之仙遊皆在此地是固好
古君子之欲一經過者也歲己酉春永嘉金侯永錕
子衡由義盈令出紐郡章下車未幾絃誦之聲四達
余方家食道州欲一觀游刃之迹兼得山川古今之
異而顧无緣焉尋得无妄之災困於縲綫幸蒙聖恩
放還柴荆杜絕人事時逢原鄭公某爲使相余於公

忝姻屬且居門生之後按部多暇以書抵余邀致懇
款強起踈慵從行數日欲辭公曰陝之爲郡地僻而
務簡可與子清話竟夕且郡主人乃余觀察西海時
舊僚佐亦可人也盍往觀乎先是金侯構新樓於客
館之東北凡三楹前鑿方池種藕丹雘未半而相公
驟登余行躡至公憑欄指余曰斯樓不侈不陋不敞
不隘甚宜於皇華之便適作者之名字不可泯於後
子當記之時都事金先生某在座共贊成之余辭以
文拙不足以張大相公之榮命而粧續金侯之制作
云公固命之金侯亦爲余言之誠意之交至也則不

能不效其譎薄因索名於公久之曰因吾所見可乎
初登樓也見古梅數株對立於庭墻八夜就寢見透
簾蟾光蕪纖如鉤合扇之曰梅月余起曰善乎公之
命名也梅將月華詩家清料也而一般雅賞又稱其
爲樓斯樓也而文之以斯名所謂名不虛得者也樓
之宏大敞豁帶山河而據城郭富景致傳奇麗者不
必較也至於礮斲合奢儉之節黜聖得文質之中玲
瓏窓戶宛轉欄檻蕭然冷然與物相宜其端莊簡淡
比之猶齊眉賢婦伴鶴處士可以久要而死富貴之
淫也是則嶺之南斯樓爲最蓋工无不善而亦金侯

運斤之妙也金侯爲人清爽精密如其樓他日侯去
樓存觀斯樓亦可以知金侯然則侯將因此而久於
茲土也歟第相公於斯樓命名必以梅月者其有在
乎蓋梅調羹高宗所以命傳說卿士惟月箕子所以
告武王公於此得无觸所見而興所思乎公梅月襟
懷也清素著望固家世之一事而今以廊廟之器委
分决之寄行且入相思所以揮調羹之手和甘酸不
齊之味於鼎鼐謹休咎之應於身與家而達之朝廷
所以徵之月者固應念茲在茲若夫朝弄素艷耽玩
清光乃騷人之事非相公之事况時方仲夏梅子青

黃月既望矣圓影且缺梅非其時而月過其度相公之思其有在乎後之繼公而登斯樓者亦可以目其名而思其實不但以梅月為玩愒之一物可也某一介孤士物外自放何當待歲之晚更扣金侯少酌樓上詠疎影暗香之句而一喚詩魂乎弘治紀元庚戌五月日濯纓子盆城金駟孫記

重修清道學記

鐵城李君為是郡之三年令行禁止百事修舉无一不可撫字心勞尤重儒雅於斯文不為苟然者而一日因舍菜到鄉之校乃瞻學舍傾頓不治祗謁祠宇

棟楹不橈而盖瓦破缺墻垣不固庖厨不具而師舍隘陋為尤甚乃嘆曰是非所以尊師之道也且學校風教之重地鄉射之行養老之設皆於此焉為郡守者視非其職可乎又嘆曰先聖先師之廟大而中原天子小而列國外夷以及於吾東方國有成均州府皆有校其奉之之所博矣先聖先師其不眷顧於一僻郡明矣然自天子達於庶人其所以尊其道而承其教者无夷夏大小之分則其所以盡其誠而致其敬者又豈有分哉既曰无分而斯宇之弊漏如是又非所以盡誠致敬之道也於是決意營治之又念土

木一興妨民者亦多思所以不煩民而集事者乃括
闔境中僧徒之欲新寺剝陶瓦而未蓋者舊剝之應
壞而未壞者盡輸以來瓦以新其蓋材以葺其舍春
秋釋奠滌牲有所師生函文之間周旋得有餘地而
舉无上雨之虞矣事簡功倍不閱月而訖工李君又
具酒食來落之舜佑拜而言曰使君一舉數善并矣
昔太原王仲舒觀察江南壞浮屠舍以葺公宇昌黎
韓愈尚躓之今使君之壞僧舍乃所以葺學校也而
特出於不煩民之一念斥異端用以扶吾道而其不
煩民存心者又所以不負斯文也則古之所謂措置

得宜者正如此使君此舉又加王弘中一等矣乃酌
而祝曰使列郡坐黌堂者皆存心如使君則學校安
得不興乎佛老安得不衰乎斯民安得不蒙其澤乎
又酌而祝曰使君春秋富非只為一郡吏而止者所
至事事每如此存心則豈特一校一郡受其賜而已
自文法之吏一用而長民者內政事而外風教奴視
逢掖腐視師儒視學校為文具謂非其課之所急聞
李君之風亦可以作矣然物之廢興存亡相尋於无
窮苟亡而无有存之者廢而无有興之者則安知高
堂傑閣風打雨隳之後不至於破瓦殘礎之空餘乎

王氏建國非不隆學校也及其廢而不修聞之父老
是郡之學五遷而不定厥居至假宮於佛舍之中國
初與學始移構於此地當時朴先生勦爲是路之都
事六有力焉李公實郡守乃董成之迄今垂六十餘
年其間支歛柱補短椽者不乏其人而至於大其規
模者乃得李君焉噫觀是郡是校之在昔日寓於佛
舍而知麗李文教之衰而他郡可知觀是郡是校之
在今日修之者不乏而知國家文明之盛而守令之
祇順 德意從可見矣李君諱白字秉卿斯文重事
實有得於家世之淵源今日之於學校盛矣然考滿

則當去而登于朝矣其在後者无窮庶後人觀前人
之事而使是校增新益舊繼之於无窮不至爲破瓦
殘礎而復假宮於佛舍則一郡斯文之幸或在於是
記嗚呼朴李兩君之後秉卿君能繼之則秉卿君之
後獨无有繼之者乎余旣告李君以當記而招諸生
語之曰視第舍則思安視宮廟則思敬固人情也汝
等視學舍之修而亦思所以爲學者乎時時將事於
廟庭其思敬者不贅教也而歷視從祀之列當思所
以上師曾鄒聖賢下友濂洛羣哲取當時言行之跡
而惟日孜孜焉如舜佑僭居臯比之上多冒腹便之

譏行且去矣聞之尚友古之人諸生無患僻地之無
師友此心所同千載一日今代遭 聖神爾郡得賢
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國家治則譚禮樂以陶
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維朝家立學之意賢守令興
學之意若但弄筆墨以要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
羞抑亦為國為長吏者之憂此盱江李觀之所以論
于袁之衆者今操以論于諸生習句讀者已務調華
者亦當有感於斯文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夏五
月日金駟孫記

釣賢堂記

余自髫鬢性癖林泉壯遊嶺南常念崔文昌至自唐
失意羅李其所探歷佳山好水不一其所而其終也
乃伽椰山則斯山也必有奇勝絕倫而仙逸者留焉
文昌百歲之後亦必有高人道士棲遲偃仰於其中
而或泯其名焉欲一遊而問其人蓋世網繫人役役
塵埃辜負所願者已綿歲月今年春金大猷自治城
訪我於鰲山約觀伽椰居數月理兩役尋大猷策筇
而俱李秀才洄從橋渡武陵洞八紅流過致遠臺抵
海印寺時祖法師方新寺宇問文昌讀書堂則莫知

其所祖法師遇之厚而呼耶喧鬧不可少留轉而行
數里山益峻而洞壑益盤營於縉紳間聞有明名長
老者鑿池築室於山巔而自老焉明解吟詩喜吹螺
佔畢公每稱螺和尚是日縈回石逕望見嵐翠中梵
舍隱映促步而上舍下有池榜曰得劍池池中有小
嶼雜植松菊梅竹九節菖蒲池面荷葉田田亂池有
略約偶人引小舸張帆垂綸隨風出沒於略約之下
繞舍羅生綠壁莖之萼者恰恰鑽入窓罅余於是植
杖顧眄俄一老僧自其舍出余率爾問螺和尚者安
在僧瞪目不荅徑引余入而左扁曰蘿月軒右曰釣

賢堂壁掛尺一古劍乃老螺初鑿池時所得於泉中
者土蝕千年甚異物也坐倚軒窓遙遙數百里之外
頭流積翠舉眼斯得此又一奇未幾大猷繼至僧問
大猷始知余之姓名抵掌進曰老僧住此足不出山
扃而耳熟君久矣相視一笑余戲曰余放程先生之
訪董五經爾不知我不及董遠矣因周覽壁上有四
佳徐相國居正波澄金先生孟性高陽俞先生好仁
新昌表先生泂沫嵩善金君宗裕所題詩板皆當世
之賢善鳴國家之盛而振大雅高風者也其中吾佔
畢公詩筒徃復於螺者居多尤可喜也翌日方太和

宋懼甫李浩源來又翌日安時叔河應期來吾告大
猷曰不復探其奇勝者而僦住月餘矣活水方塘有
源不竭物來鏡面妍蚩輒形月小半輪風微小女杜
宇一聲山川皆寂雨後白雲无心出岫翛然悠然螺
其有得於斯乎人間畏暑消金爍石而堂之上披裘
覺寒不知六月此山中之人別造化也便有脫塵屣
而未夕之意螺嘗自作蘿月獨樂歌皆玩世自放於
物外之事也日夕螺發歌激響振巖繼之以舞髻兒頭
澗袖婆娑桂影螺真豪僧也遂結方外之契一日將
下山索所以留者而請記焉余復曰螺乎有此池有

此軒洗耳濯足蒙蘿把月可以獨樂而不與世接又
贅之以釣賢何螺曰所謂賢非今之賢乃古之賢非
紫陌馳名之賢乃青雲慕道之賢遠而言之則虎溪
三笑陶元亮與焉元亮非晉日之賢乎近而言之則
海印三寺崔孤雲從焉孤雲非羅代之賢乎所謂賢
非今世之所謂賢者獨樂三十年悵世无元亮孤雲
者則吾之樂永獨於窮山之中无與共之也今日幸
使諸子來住即吾黨之一大遇也諸子何嗇一記名
乎余歎咤久之曰螺旣以此堂釣得君子之詩以爲
山中之華而又欲以此堂釣余之記螺之於文雅篤

矣然必欲稱釣賢之實則有能遊心千古獨行嘉遯山林者而後可也其間必有不只爲陶爲崔而已然而方今賢路大開巖穴無士誰肯從吾螺於寂寞之濱哉余恐螺之堂畢竟虛設矣如吾輩之文旣讓於能詩諸君子之後道又屈於古賢矣爲世棄材偷閒浪迹耳吾聞螺事親甚孝少求資於當世之仁者嫁其兄弟之孤不能嫁者七人家其不能者三人而能盡息愛是可記也噫螺旣出家而能篤於人倫乃爾螺之道有其本也死乃惡世濁穢有托而逃焉者耶先是國家聞螺名強起之檜巖住持居一年遽辭還

山終不以榮利自爲螺而能如此此先聖所以興諸夏不如之嘆也螺乎劍不化龍蘿月无恙則吾輩之來不至一二度而止也金駟孫記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三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四

辭

朴希仁哀辭

朴希仁名增榮密陽人也家京師祖禰以上皆顯於
 世幼性雅馴平居重默時然後言自年十四始遊芹
 宮循循然一老成人未著名而人皆知其德器也學
 為文章根基甚厚而驟步亦遠畢竟華國手也弱冠
 登第補館閣正字又三歲重捷科為修撰又六年為
 校理人皆羨希仁才命雙全也明年秋吾抱鴛原之
 痛淚目不開者數月希仁又訃亡矣人間哀苦莫比

時為劇既歛翌日吾往哭焉尋與申澆之朴期叟送
柩於東門外哭而辭與澆之還至其家撫其孤孩而
又哭焉其後為造光榮家相對言及哽咽半日光榮
道希仁事親處家兄弟閨門之間又朋友所不及知
者嗚呼希仁真賢矣哉沒廿九何其夭也光榮又言
希仁因哀致病病既劇彌留猶不脫經帶而讀喪禮
其妻湯藥室外亦不許入一朝端坐手取唾壺唾訖
而外妻始入視之已逝矣嗚呼希仁稟何精英而獨
不稟壽乎已矣哉念希仁不得相處於此益不能自
堪遂作哀詞以洩其哀詞曰

太空茫茫无有窮已本无生方孰有死八百年之
彭祖不能長存乎此廿九年之希仁同歸於是蜉
蜉出沒方萬古一視

趙伯玉哀辭

伯玉喪矣吾何以為懷也蓋伯玉於吾先進也長於
吾數十年初死一日雅辛亥夏同校讐綱目得與處
半年始許以忘年焉交若淺而分益深是時余為龍
驤司正伯玉為奉常僉正蓋有玄都之嘆吾為伯玉
嘆而伯玉又每為吾嘆伯玉文學政事俱優而義氣
幹局甚弘且毅投之所向无不可濟亦不可撓真用

世之長才也後為執義似達矣而於伯玉未也其後伯玉自青松奉其父柩舟行西下余欲舉一帆吊於中流而候吏不謹舟過遠而始知寅緣喜違又未得修一疏以慰思暇日一造其廬問焉而又未果伯玉方居哀必不暇思念思念則必怪我矣聞其居喪盡禮心每鄭重未幾有人報我云見素衣一婢哭於伯玉之門外甚悲急使人問之則伯玉死矣嗚呼吾復何以為懷也嗚呼前年希仁以毀而滅今年伯玉以感而亡天將何以勸人子之善居喪者哉茲非交友之不幸乃朝家之不幸伯玉無子作哀詞以殺余哀

詞曰

學不至於大施方才不見其大採望徒重於一時方名不垂於千載吾誰咎乎造物之罪造物不承方推之真宰彼真宰方殺人不悔善惡同罰方勸懲何在善如可贖吾欲徃賄嗟嗟伯玉方求埋其彩自罹荼毒芳風樹不待使伯道而无兒方真宰之過又倍也

祭文

祭仲雲文

嗚呼吾兄乎汝今捨我而亡耶吾猶未信其亡豈其哀過而狂耶有母在堂有姊俱存有兄靡監有弟在

傍爾獨去此而何歸將去此而之彼所親有重於此
耶何平日骨肉之愛今日棄之如弊屣也惠妾悲啼
奴僕羣號諸姪泣血親朋來哭爾獨不聞僵卧而不
起何厭世之喧聒一至此極耶嗚呼其夢耶昨日言
言昨日嬉嬉一日不言不笑而頽然莫覺言不通其
志病不喻其證藥不知其辣灸不知其痛使我抱无
涯之慟天乎天乎此惡將崩下民孔多在兄何憎顏
回短命而原憲長貧姜詩出妻而東野无兒人生窮
獨孰加於茲嗚呼兄乎我慟其有知耶其无知耶猶
恐冥然冥然我知兄之死而兄不知我之生耶嗚呼

痛哉死而无精靈則長已矣如有精靈則必自知我
之情既以爲有知也則曷不於此紓我情以丁寧吾
年後兄九歲兄學既通吾尚癡童兄之早歲孝友出
於天性其心未嘗不追古人爲同念家貧而親老指
光陰而悲嘆常以警余之慵時節飲食必躬爨以進
於親得親之嘗然後始足其衷凡應對左右必承顏
而无違吾亦學兄而无不爲稍知事親之方當如斯
也於歲庚子同屈禮園立揚无期望斷京師魚株江
鄉自足以資遂奉爺孃踰嶺南馳上閩親衰下念已
私青燈旅館白雪關山相對輒悲有淚潛潛既抵桑

鄉父老爭迎斗酒伏臘比隣相經歌呼嗚嗚亦足卒
歲而忘憂以志養志願白面而反羞攻苦山房尚嫌
寡聞負笈往尋佔畢齋門函文數月遂知向方自此
以來動必相携未嘗一日離也雖名天倫實同昵朋
到處相磨詩禮叅微嗚呼已矣兄平日不以患失為
心撫一世而長吁今在何方而俯仰塵埃中鄙夫也
母昔有疾念余之幼托余於兄兄對以保無寒飢也
當時遊學手中之線徃徃不給兄常解衣以覆我風
也余臨歲晚又拙生謀且寒且飢將復何所依也伯
氏早年頻不拘羈母常愛兄之純明日吾死當享於

汝云豈知今日母反設祭以招兄魂也我初娶妻至
自忠清喜我有室兼抱離情交足夜話鷄叫五更請
母以良田羨僕與我而自取荒且愚者以行壬寅之
冬同我雪螢對策大庭擢第一人余忘余屈喜兄之
伸一朝聲輝上達楓宸白衣引見手分御羹聯璧共
甲千乘為傾公卿宰相孰不爾榮兄體失和夙患負
薪命不埃駕頻窘精神與歸私第 上憂之深夜半
醫來副以綸音問疾加藥草澤驚心相對燈前感淚
霑襟未幾父歿痛毒三年哀毀骨立兄病始纏服闋
俄傾歷官三遷其年丙午余亦登途兄弟三人人此

三珠夏官佐即世云高選爲養不屑乃乞一縣竟坐
踈曠在縣乃歿亦不介懷浪迹林泉余亦棄官從以
蹠躩細雨前溪網飛銀鮮落花春山雌雉角鷹用以
奉養亦无不能溪堂已完松竹已長優哉游哉庶終
母養不仕在側或非母志除目一下不能不起如兄
志廣耻居人後早知天理不列三后億精簿案聒耳
敲榜黽勉少留歸爲老母榮也豈知性命暗爍於膏
火之中猶勸其積薪而不已耶天乎鬼乎吾兄何所
負焉而酷罰之至此也施施自家薄晚上曹日高長
卧復聲三舉天乎鬼乎吾兄何所負於渠而延禍如

是之毒也悠悠碌碌凡幾人遐壽而厚祿吾兄之精
靈與物无競宜任其自適者而反困十年之即又折
三十八年之浮生使吾不得永共被之樂也初疑世
之暴卒者往往復甦故旣絕數日猶有望焉今四體
已戢于一木我叫兄不聞兄叫我不聞此生永與兄
相隔也他生又未可卜其相從則天地無窮宇宙空
濶而已前旬遺母書報以无恙往省期以十月之吉
伯氏陪母必憑消息以自安戲絲取樂豈知今日此
地之號哭也早知如此豈肯旅宦京師而母子兄弟
不能相養以居生死哀樂至於不相知也吾從數日

來如狂如癡人間萬事都不了了便奉兄骨歸葬先
塋不復求進以畢餘生第慮倚閭鶴髮佇看遊子之
至而忽見素輜之返驚仆失聲因致不測恐兄平生
孝親之願死而重不孝之跡也兄其有知必不瞑目
李舅勸吾附兄於龍仁外家之兆吾思之亦有理延
陵季子之子死於齊葬於羸博而曰骨肉歸于土魂
氣无不之也兄之骨肉雖藏於彼魂氣當遊於故鄉
而得與先祖相追也兄其安之乎然吾不敢為兄決
願兄之精靈未昧入我夢而相告也又願遊魂時入
我夢而莫入母之夢重母之寤寐也嗚呼吾與兄昔

日同榻自以為張陳不足多也既繫職役又分室家
紅塵奔走世務蹉跎雖在一城而日月相見者無幾
前十一日共哭先諱於吾家兄哭之慟我哀之劇相
視慘慘情未洽以別觀其顏色溼潤心志無失謂其
無他病更五日不見而求訣早知如此吾豈一日不
同居宿哉伯氏只有一子承先君之重而吾方無子
無可為後人理所極視天茫茫兄有小妾未聞治亂
之命猶有遺腹幸其生而長則兄於是為不亡矣如
不能生長則當以斑附於先君之廟或別擇於堂從
兄弟之子以立後此則在老母與伯氏所料嗚呼痛

哉經營後事俾不供佛撫恤孤孀俾不失業我在人間凡無憂也嗚呼人生上壽者百年其餘多不及六七十吾年今廿九其在人間又幾何春秋也黃梁未熟一世悠悠天地有窮草木無愁兄於中年迷其常性喜飲酒自放頌失母志吾常誦賈同遺蔡之詩而切責兄其記憶乎其不記憶乎當時所以戒酒者使兄去戕生之物延數歲之命以後老母卒也豈知此恨更長於今日乎勸爾一爵而亦不可得言之至此長慟欲絕

遺奠仲雲祭文

今以吉辰往卽幽宅靈其知乎此龍仁之介谷也其東三十步外祖父母之宅也其南十步外曾祖父母之宅也其西十五步孝同之宅也青山是處旣幽且閒昇骨來埋體魄有托溪水潺湲樹木茂密可保一邱萬古歲月三盃奠於焉永訣

仲雲小祥祭文

噫歲運環復乎不窮人生一去而莫回長恨宇宙亦復何追老母遠具時羞以備兄初忌之供兄其知乎不知趙氏妹自京辦奠使其子如愚酌以告哀兄其享之自兄之歿尋常魂魄與夢相接或間月或間旬

或間日或連夜如喜如怒如惱如愁揚揚如平昔忽
忽如大漸之時驚覺自失有淚盈腮不知兄有未安
於茲耶鴉啼古隴宿草離披臨風一慟草木共悲我
於今年春奉勅往嶺南因得覲老母蒼顏白髮滿目
蕭然乃曰仲也不意先背我而去仲實負我我不淡
念仲也然豈無窮之念也老母比年來疾病去體體
氣未嘗小衰伯氏曾作天嶺奉養無闕兄若有知亦
應自慰余亦黽勉數載終不久於京師也死而有相
從之道則先君杖屨兄必奉以自隨吾與伯氏尚在
人間老母之養亦無不支死生相托唯有祝詞幽冥

分道孰與接辭碑碣已具因時不利未立終當營豎
不出喪內遺腹女孩行以及晬匍匐上膝弄瓦叫食
知呼孃而不知呼爺也吾與族人且悲且喜日夜冀
其成長而得嫁也靈其佑耶董能守几遙以陪塋靈
并知之嗚呼浮生有限懷抱无涯脩短前定聖賢亦
萎畢竟同歸我又何悲

哭伯魚

嗚呼伯魚亡矣喪矣此生不可復見面目矣前年哭
吾兄今年哭吾君眼中親舊日以彫落吾安得不長
呼痛哭也今日趨朝儕輩皆存顧瞻班行獨不見君

行立嘆息念君無祿浮生如寄猶爲形役一枕長卧
君應自得舍我哀誠酌君一爵嗚呼已矣君死之四
日李雲來哭

祭太守金良典文

惟靈子惠吾郡三載爲德假我數年卒除民瘼民望
方切天意欲均集我大惠私入溪人莫非王土庶用
無冤如何不淑遽招楚魂務開畫簾身迫夜臺九天
難叫五馬莫迴笑語迎來號哭送歸朱幡黑綬丹旌
素帷生榮死哀頃刻而非桐鄉遺老行立何爲謹具
菲薄一酌以辭

又

惟靈斯文先進卽署舊史學古入官惟賢莅事少年
侍從翰林清班三珠聯璧儷美朝端鴈行飄落鷺序
躡跚鮎竹功名中道艱難清操介節紉蕙佩蘭踳躅
十載出處悲歡青袍白首執戟前趨人皆青雲公獨
泥塗於歲丙午乃紉羣章上治清道實我之鄉吾伯
仲季筮仕鶴行爲養南來公常上堂拜我老母躬奉
壽觴起舞躑躅如事所親通家之好誰主誰賓不自
爲守不自爲民許以忘年托以末契相同相信只在
傾蓋公堂務歇村墅酒熟習池取醉不憚徃復春風

溪柳秋月樓臺赴勝耽歡樂聖御杯淋灘顛倒無已
太康鄉射飲禮旋別否臧戒我上壇豐觶先揚以此
無斁一弛一張移任入溪曾是非望以郡易郡在公
何傷棄此與彼在民共愁簿書有程挽不可留設祖
路傍遠于將之僚慄清秋胡寧不悲握手臨歧泣涕
漣而俛仰陳迹歲月已經只隔一亭未得合并祗憑
書信暫叙寒暄邂逅今夏得接晤言酒量不舊顏色
赤瘁自謂二兄半世而棄天涯作宰家鄉萬里雖有
一男不可仗倚惟恐死亡不能轉徙謂此劇言豈知
至此尋不悅豫猶謂負薪不躬問候且匡使人幽明

愧負重我傷神斷金平日如漆如膠易簣當時必悔
晚交嗚呼已矣曷不自嘲黃梁未熟白鷄何促壽不
求年位不滿德大小同悲親朋共惜惠妾在房幼孫
在膝舍之不顧如何造物秋風丹旄載歸翩翩四尺
高封知在何阡車過腹痛可驗他年酒食在前笑語
莫傳三盃為訣淚溢為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首露王文

厥初誰秉元化之權方孕神君於海壖距今千百有
餘年方尚邱壠之宛然國亡而享祀不絕方費香火
於春秋遺民耕鑿於茲土方禁斧斤之來求垂統緒

於紫纓散帛雲於青邱尋遠譜於世傳忝末泐於下
流乃婚姻之徙居已五世於道州幸兄弟之三人得
一斑於鵝行悵風樹於椿府惜光陰於萱堂因湯沐
於蓬山首歸路於墓下裁紙錢而偃僂告厥誠而奠
罍庶被髮而降臨方格區區之虔祈以王之享國之
年昇老母以壽考維祺也方在客中奠具草率齋潔
未盡其數拙幣不具其物誠不勝哀懇之至

祭佔畢齋文

嗚呼痛哉樛木之摧多士之哀元老之亡朝野之傷
士失大經國無典刑如余無狀以志為尚晚於門下

遇知最雅升其塾堂學始知方論我千古如室得戶
踐實之餘文以博余息同爺孃義當方喪繫官悠悠
未得自由方謀南奔又喪天倫况痛酸辛天乎不仁
鵠原方急鱸堂莫及築室無因忸怩古人炙鷄千里
且負漢士令具庶清遙展哀誠奠不往會奠不親酌
余懷之悲天地之知正趁春輝便棄官歸繞墓三匝
庶盡哀泣

又

吾年十七學未知方心厭科舉猶習詞章始聞先生
持服密陽以文為贄求我識面遂趨函丈遇知一見

期我致遠私我不倦相隨京洛益垂誠眷於百僚上
迎譽恐後提而又擻掖而且誘進我於道不至魯莽
得喪離合十年已久追思往事難答其厚憶公乞骸
知公之衰平生雅志徘徊明時一朝浩然小豎相欺
骨埋故鄉始終頗宜一節古人世如公誰餽粥不繼
魯公乞米無地起樓寇公寓邸紛紛羣議是非相軋
帝於疏廣豈惜金鎰或白巨源不絕其椽非私于公
羣飛交斥身後虛名又被物嗇萬古青山公應自適
王事來過敬奠一觴山花自紅宿草已荒痛哭南豐
但一瓣香

墓碣

趙與叔墓碣

嗚呼與叔亡踰年吾益悲非吾悲與叔與叔之學能
使余悲也與叔之學非科舉之學世人不信而余獨
信之信之深故悲之深同余悲者亦多與叔心地虛
明貌恭而言遜內其學而不出吾朋友中一人耳然
其資稟超邁欲一覽妙到而不以工夫為先蓋高明
之過也余嘗砭其病與叔矍然起謝真不吝改者也
與叔姓趙諱廣臨高祖涑翊 太宗有功封漢川府
院君子孫世蔭焉父勛金山郡守母李氏夢日而生

與叔癸未歲也幼性警秀長而醇靜游心瀛洛常一
室危坐帖聖賢訓於四壁以自省家貧晏如王父母
俱存一堂四親無不得其歡心有弟廣輔廣佐日講
小學務道以善平生所存有過人者而羣居循循未
嘗崖異人益敬愛同余丙午進士後登壬子第授承
文正字終奉常奉事諸友具棺斂既踰月窆于京畿
高陽之原甲寅五月壬寅也與叔娶柳氏無子其父
號天慟曰吾兒未嘗得罪于天何酷尋亦卒其友
朋益傷之相與謀各出貲依徐孺子故事豎石于墓
道咸屬余銘嗚呼余尚銘與叔乎不銘則不著乃銘

曰生海隅又千載不得尼叟生癸未死甲寅三十有
二顏之壽圭首之碣方安能使爾以不朽

書案銘

空其腹物可畜素為幹揅未散此物有四隅可及以
三隅相對兀坐著我工夫

丌而閣經也史也賢業與聖功也憑而夢羲皇也周
公也木其質不文余欲爾同也靜其用無方朝夕對
此翁也

書架銘

此木強者近仁歟任重而致遠吾於爾獨不如

琴架銘

琴者禁吾心也架以尊非為音也

短檠銘

棲一點缸對我影雙托膏而燄膏盡則暗賴學則明
失學則盲照我塵編伴我不眠墻角之棄非吾志也

內賜水精盞銘

盞初無盤倩工造銅質鍍黃金銘盤面四周任熙載
八分字凸盤心書內賜讀書堂五字凹姜士浩篆銘
曰清不涅虛能受德其物思勿負

五絃琴銘

材之美匠之良被以絲登我堂撫南薰有遺鄉音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四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五

策

問自古帝王之興也或以一旅之衆能取天下
以成大業其子孫反不能守至於衰微不振者
開創之與收復其勢異歟夏之小康周之宣王
漢之光武唐之肅宗皆能中興於已失之後恢
復舊物其道何由平王東遷不能復西昭烈嗣
漢不能就緒晉元宋高之南渡元順帝之北徙
皆不能復中原何歟將天下之勢離合有數不
能容人力歟抑收復之道未盡其宜歟小康宣

王光武肅宗之所與共恢復者誰也平王昭烈
晉元宋高元順之所與共事者誰也其各悉著
于篇

對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浚潭大統之
後必有中衰中衰之餘必有中興今執事先生發策
承學舉古之帝王能中興不能中興者以爲問愚雖
淺學寡聞嘗讀史而知其說詳執事之問究明問之
旨請因明問所及三字之意而推明焉三字之目曰
勢也數也道也而道其綱也道旣得則勢與數有不
足言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者數也而其治也

必有明君良相以相濟其亂也必有暗主庸臣以胥
溺治則合亂則離一離一合之間各有一時之勢而
道未嘗亡也人自不由耳執事所謂開創與恢復以
勢言之必有異也而委之於數又非君子之論也所
謂恢復卽所謂中興也而執事所道其道何由有不
容人力者又不容不辨焉其道也必有其道不可謂
不容人力者也而不盡力於其道也其道卽中興之
道也夏后以授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劉季以
亭長晉武以篡棄唐神堯以一旅宋太祖以點檢元
世祖以韃靼此等君執事所謂開創而愚所謂大統

者也周之宣王平王俱以傾覆之餘漢之光武昭烈俱以帝室之胄晉元以宗室踈屬唐肅以國之元子宋高宗以宗室之親王此等君執事所謂叔復而愚亦所謂中興者也而所謂開創也叔復也所乘之勢舉此而亦見其異顧中興之中能盡中興之實不能盡中興之實則亦有以異焉所謂中興之實乃所以中興之道也而或盡或不盡者由其君德之優劣在乎盡力與否而宜不宜不暇論也而幸不幸存焉固不可謂無其數也至於元順帝繼統之庸君戎醜之末主又不足齒論於中興之列也執事既命諸生以

悉心以對愚也請得而悉之然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一介書生括出千古帝王之事於寸晷之下其勢未暇悉也而亦不可不致其悉也然則所謂中興之道者乃何不過修己任人而已噫修己任人治天下者之達道也開創叔復之君舍是俱无以成功而當擊雄角逐之時瞻烏爰止之日以匹夫拔起而開創者其必有是道而中興之君非有勇智剛克與創業之君同道者則必柔懦怯弱不能自強者也然則修己任人之道在中興之君尤所當勉也其能中興者能盡此道也不能中興者不能盡此道也當夏統

中衰之際羿浞竊命之時夏氏不血食者四十餘年則夏之天下久已失矣小康能以一成之地能復大禹之績撥亂反正而終於不失則不能修已而能若是乎既有臣靡爲之前焉又有臣艾爲之後焉小康不可謂不任人矣周至於厲王暴虐無道監謗失民自至奔亡當是時也猶賴文武之餘澤雖未至於失天下共和之事亦殆矣宣王立而能致王化之復行觀雲漢之側身修德則宣王固已修已也而又有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賢以敷政於內外則宣王之任人可知矣漢鼎僭移於新莽而劉氏之天下又

失於掣盜而光武復之泛愛容衆而謹厚見於鄉人之言語才明勇略而大度著於史氏之稱述觀其危而不止殆而不沮以克復舊物爲心者則光武之所修可知而寇鄧賈蔡之効力雲臺廿八將之圖形皆所與共事於草昧之中則其任人從可知矣唐玄宗驕寵祿兒以致滔天之禍漁陽之鼓一動而兩京之地失守六龍播遷於蜀都九廟成灰於兵燹當是時也唐之不失天下如一髮引千鈞耳肅宗能收兵靈武反旆而東復兩京而還上皇可謂中興矣又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將而用之可謂任人矣然不思經遠

之謀專為姑息之計終失河南而不能復祖宗之舊疆微升古塞未能免騷人之刺於當時太子及父不能逃史氏之譏於千載是則於修己之道猶未盡也若夫平王逼於犬戎徙居東都不能自強忘親釋怨黍離徒傷於豐鎬之間蒲楚貽譏於申許之成其身之不能修敢望中興乎鄭武公晉文侯雖能捍王于艱而終無拔亂之才其所與共事者如宰喧尹氏武氏乃叔之子則平王之任人可知矣其不能回東轍而復西轅者有由矣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當漢統再絕之際抱蓋世之才討擅命之奸顛沛之際不忘

德義羈旅之中志存匡復昭烈可謂修己矣屈體英雄要結同志得孔明王佐之才以為之相得關張百將之才以委之事昭烈之任人可謂至矣昭烈之中興可謂盡矣然而終不能就緒者豈非昭烈早殞而孔明隨逝之故也晉氏失馭之後五馬渡江而南羣胡流毒於北其君苟且偷安而无明斷之才其臣風鴉激昂而无適用之實修己任人之道蔑蔑乎无聞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終不能進一步而復中原咫尺之地則晉元之於中興可謂盡其道乎祖士雅之擊楫陶將軍之運甓蓋庶幾矣而又不能盡任

澤州集
用之道何哉所與共事者王謝清虛之徒則晉元南
渡之轍不復北者有由矣趙宋不競完全金侵陵狩二
帝於沙漠播康王於海隅是雖戎狄憑陵之極而亦
由高宗庸劣之甚也逼戎狄忘仇讐同於平王安一
隅無明斷同於元帝背君父即大位同於肅宗有宗
澤岳飛之忠而不能用其策有李綱趙鼎之賢而不
能行其計當時之蔚然而出者士皆王佐之才將皆
百夫之特高宗皆不能盡其任而所與共事者迷國
之奸誤國之賊始誤於潛善伯彥終誤於秦檜張俊
非特不能建中興之功以復中原而終至秦員稱臣

於虜庭高宗之行所可道也言之長也其修己任人
之道斷不足置於齒牙矣胡元以戎狄得正朔亦萬
古宇宙之一大不幸也使三五冠帶之民為被髮左
衽之氓使中原禮義之地為穹廬腥膻之鄉天厭穢
德久矣人思真主尚矣順帝又以荒淫亂德將之大
明時昇陰邪日廢龍虎飛騰狐狸屏迹當我 太祖
取殘之日順帝之脫身北走亦幸矣尚何望紀已亡
之緒取已殘之燼與高皇帝爭中原天下為舊物哉
是則亡虜之餘孽不得與中興之帝王并數也然則
順帝修己之道不復問其有無而所任之人愚不暇

據數也執事必欲問其所與共事者則伯顏哈麻其人也夫中興者所以延續天命於既絕之後叔合人心於既散之際如木之顛而孽如水之涸而流伸久鬱之天地開既晦之日月紀綱法度粲然復修禮樂文物秩然復舉然後為中興之盛也自夏及元之中果皆能盡此道乎噫不有中衰者又安有中興者哉沂而上之則夏之天下承唐虞之大統而中衰於太康復興於少康周之天下文武統之而夷厲衰之宣王興之而幽王復衰之平王復不興焉漢之天下高祖統之而哀平衰之光武興之而桓靈復衰之昭烈

欲興而竟不能焉晉之天下大統於武帝中衰於懷愍而僅興於元帝唐之天下大統於太宗中衰於明皇而肅宗興焉宋之天下大統於太祖太宗而中衰於徽欽高宗中興而大有所憾焉是其一興一衰而中間分裂割據一離一合之不可常者是皆數耶勢耶厥孤箕服之謠有驗於周室赤伏符讖之說始行於漢室郭璞百二離合之說鮑知遠禎明莊猴之術陳希夷臨安汴梁之數不差於江左終符於天寶正合於靖康之後則斯固不可知者數也而國君造命則不可以不容人力者也以勢而言之爭天下與叔

天下之難易先民已論之而夏之少康漢之光武昭烈同一勢也而或異於爭天下之勢周之宣王平王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同一勢也而或有能有不能焉愚故不委之數而委之勢不委之勢而委之道所謂道者即修己任人之道也少康宣王光武能此道者也昭烈能此道而不幸者也肅宗不能此道而幸者也周平王晉元宋高非其勢不能此道而自不盡力者順帝雖欲盡此道而勢不能者也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之能中興愚當曰勇智剛克而昭烈愚當曰繼光武而數矣周平王晉元帝宋高宗之不

能中興愚當曰柔懦齒弱唐肅宗則列數於宋高宗矣此君子不以成敗論人事之意而元順帝亦不敢多辨者此春秋略戎狄之意執事亦加察焉嗚呼修己者中興之實而任人者中興之道之用也不能修己者固不能任人而一己之不修人亦不為之任焉豈特中興之君哉後之人君見昭烈之不幸肅宗之幸而疑於數見平王元帝高宗順帝之不能而疑於勢而不知少康宣王光武之能盡其道則大不可也故愚從而反復焉不以不幸者自怠而以盡其道者自勉思創業之不易念中興之亦難善其持守自不

至於中衰則又誰從而中興哉言貴闕時策貴功務
古有問牧馬而治國執事轉而聞之上則亦考古治
今之一助也謹對

錄

續頭流錄

士生而瓠瓜一方命也既不能遍觀天下以畜其有
則域中之山川皆所當探討者惟其人事之喜違也
常有志而未副願者什居八九余初求為晉學其意
則便養也而勾漏作令葛稚川之心又未嘗不在於
丹砂焉頭流在晉之境既到晉則日理兩役頭流之

烟霞猿鶴皆余之丹砂也二載臯比徒重腹便之譏
則引疾于鄉以遂倘佯之志而足迹未嘗一及于頭
流豈非素志之未副者也然頭流不敢忘懷也每與
曹太虛先生共卜一遊而太虛簪纓有累余阻於道
途之往來未幾太虛丁內艱而去天嶺矣天嶺上舍
鄭伯勗余之神交也今年春歌鹿鳴於道州適過吾
門約觀頭流無何金相國殷卿出按嶺南屢以手柬
期而未赴四月十一日已亥追其行上謁於天嶺問
天嶺之人則伯勗賦二鳥於京師而還其廬已五日
矣遂得相還雅喜其宿願之不悖金相國將挽余以

自隨余辭以山行有約相國強之而不能棄也則資
行以送仍恨簿書為累羸瘵已甚未得從之遊介介
不已新天嶺李先生箴乃余杏壇執經者也資我亦
厚天嶺人林貞叔亦從以備三人之行十四日壬寅
遂自天嶺南郭門而出西行可一十里渡一溪水抵
一逆旅名曰蹄閑自蹄閑西南行上下岡隴可十里
兩山對峙一泉中注漸入佳境矣行數里陟一岵從
者曰當下馬拜余問所拜答曰天王余不省天王是
何物策馬而過是日雨下如注嵐霧渾山從者比晷衰
笠泥滑路澁相失在後信馬到登龜寺山形穹窿如

龜以寺登其背而名也古砢絕峻砢隙有幽竇澗水
自北而注其中灑灑然其上有東西二刹一行皆寓
於東刹汰還從者雨勢竟夜終朝殊未已遂留寺宇
各就午寢僧忽報雨霽頭流呈露吾三人驚起刮睡
眼視之則蒼然三峯偃蹇當戶白雲橫斜翠黛隱映
已已少選又雨余戲曰造物其亦有心者歟潜形山
岳似有所猜伯昞曰安知山靈久闕騷客為訃耶是
夜復晴皓月流光蒼顏全露稜稜壑谷若有仙人羽
客來舞翩翩也伯昞曰人心夜氣於此都無查滓矣
余之小蒼頭頗調鬲簫篋令吹之亦足以傳空山之鄉音

三人相對夜分方寢遲明吾與伯勗着芒屨策扶老
步下登龜一里許有瀑布可觀行十里許穿一孤村
村多柿樹崎嶇經邱緣山腰右轉而西北行巖下有
泉掬而飲之仍盥手出一步到金臺菴一僧出汲余
與伯勗率爾而入庭中有牡丹數本半謝花甚紅百
結衲子十餘方荷袈裟梵唄相逐回旋甚疾余問之
云精進道場也伯勗頗解之曰其法精而無雜進而
不退晝夜不息以爲作佛之功稍有昏惰其徒中捷
者一人以木長板拍而警之使不得惛睡余曰爲佛
亦勞矣學者於作聖之功做得如此則豈無所就乎

菴有六環錫杖甚古物也日亭午由舊路而返下瞰
石澗暴漲如湖遙指上無柱君子寺欲往而不可渡
矣山路將下甚側足不停地遂以杖柱前滑澗而下
鞍馬已候於山下騎行纔移一步吾所乘獨蹇一足
如下舂然顧謂伯勗曰蹇驢風味詩家固不免矣沿
澗北崖東行至龍游潭潭南北幽窅奇絕塵兀如隔
千里貞叔先待於潭石上具饌以待點罷遂行時適
新晴水襄兩崖潭之奇狀不可得而殫矣貞叔云此
佔畢公爲郡時禱雨齋宿處也潭石鱗鱗如田之畝
畝多宛迤之迹又有石如瓮如釜昂類者不可勝紀

民以爲龍之器皿也殊不知山澗湍急水石流轉相磨之久而至於成形甚矣細民之不料事而好詭說也由潭而東路極險阨下臨千尺竦然如墜人馬脅息而過者幾三十里隔岸望頭流之東麓蒼藤古木之間指點先湏古湏等方丈不知其幾也一葦如隔弱水雖欲跋一步以登而不可得矣路漸低而山漸夷水漸安流有山自北而斗起爲三峯其下居民僅十數屋名曰炭村前臨大川伯勗曰此可居也余曰文筆峯前尤可卜也前行五六里篁竹林中有古寺曰巖川土壤平廣可以廬其居也由寺而東一里寺

壁千尋人鑿斜逕於壁間而行一里許踰一小峴北行出貞叔田園之下貞叔邀請不已日已暮又恐雨益甚水益漲辭曰王子猷到門而返不見安道况今與貞叔共數日之遊不必更入門矣貞叔謝以足疾未得卒陪杖屨云與之別曛黑投沙斤驛兩股疼痛更不可步翌日盡還天嶺來隨人騎馬行一里許并大川而南省巖川之下流西望蒼山纍纍然抑抑然皆頭流之支峯也午投山陰縣登換鵝亭覽題記北臨清江有逝者悠悠之懷少歌枕而覺噫擇而處仁里知也棲而避惡木明也縣號爲山陰而亭扁以換

鵝其有慕於會稽之山水者乎吾輩安得於此永繼
東晉之風流乎由山陰而南及丹城所歷溪山清秀
明麗皆頭流之緒餘也新安驛十里舟渡津而步投
館丹城余嗅丹邱城而仙之丹之守崔慶甫資送加
厚花砌上有烏竹百竿擇其可柱者根斬二竿分與
伯勗自丹城西行十五里歷盡阻折得寬原一清冷
注其原之西緣崖而北三四里有谷口八口有削巖
面刻廣濟岳門四字字畫硬古世傳崔孤雲手迹也
行五里許見其竹籬茅屋烟火桑柘渡一溪進一里
柿樹環匝而山之水皆栗也有截經板閣巋然繚以

周垣垣之西上百步樹林間有寺扁曰智異山斷俗
寺有碑立門前乃高麗平章李之茂所撰大鑑師銘
完顏大定年間建也八門有古佛殿龕斷甚樸壁畫
二冕旒居僧云新羅臣柳純者辭祿舍身創此寺因
名斷俗圖其主之像有板記在焉余卑之不省循廊
而轉行長屋下進五十步有樓制甚傑古樑柱撓腐
猶可登眺憑檻臨前庭有梅數條相傳政堂梅乃姜
文景公之相通亭公少讀書於此手植一梅後登第
官至政堂文學遂得名其子孫世封植之云出北門
驀過一澗榛荒間有碑乃新羅兵部令金獻貞所撰

僧神行銘李唐元和八年建也石理鹿惡其高不及大鑑碑數尺文字不可讀北垣之內有精舍住持所燕居也繞舍多山茶樹舍之東有弊宇世傳致遠堂堂之下有新構一架極高其下可建五丈旗寺僧以此欲安織成千佛之像也寺屋之廢而僧不居處者多數百架東廊有石佛五百軀逐軀各異其形怪不可狀還就住持之舍披寺之故有白楮紙連三幅搗鍊精勁如今之咨文紙其一署國王王楷卽仁宗諱也其二署高麗國王王暉卽毅宗諱也乃正至起居於大鑑師狀也其三書大德而一書皇統大德則蒙

古成宗之年也考其時不合不可詳皇統則金太宗年也仁毅父子旣稟夷狄之正朔又致勤於禪佛如是而仁宗困於李資謙毅宗未免巨濟之厄佞佛之無益於人國家如此夫又有蠹餘青綾書字體類右軍勢如驚鴻不可得以附翼竒矣哉有黃絹書者紫羅書者其字畫下於青綾書而皆斷簡其文亦不可詳矣又有六部合署朱勅一通如今之告身而亦逸其半然亦好古者之所欲觀也伯勗足繭惓於登陟遂留一日有釋詁上人者可語薄暮晉牧慶公太素遣兩伶各執其業以娛山行又遣貢生金仲敦以奉

筆硯黎明細雨絲絲叢笠以行伶執笙笛先路而釋
該為鄉導出洞回望則水抱山圍宅幽而勢阻真隱
者之所盤旋也惜其為緇流之場而不與高士為地
也西行十里涉一巨川乃薩川之下流也由川而南
斜轉而西約行二十里皆頭流之麓也野濶山低清
川白石皆可樂也折而東向行澗谷間水清石斷斷
然又折而北行九涉一澗又東折而行渡一板橋樹
木蒼鬱仰不見天路漸高行六七里有二鴨脚樹對
立大百圍高參天入門有古碣石額曰五臺山水陸
精社記讀之殊覺好文卒業則乃高麗權學士適趙

宋紹興年中撰也寺有樓觀甚偉間架甚多幡幢交
羅有古佛僧言高麗仁宗所鑄仁宗所御鐵如意亦
在云日暮雨濕遂止宿詰朝寺僧以芒鞋為贈出洞
而北右山左水道甚懸危行樹陰中十里許洞口稍
開豁有廡原可以耕而食又十里有居民樛木為業
鍛鐵為生余曰花開為春葉落為秋有是夫從僧曰
地僻而里正無忌憚民苦於賦煩役重久矣出五里
抵默契寺寺在頭流最名勝刹而及寓目殊不愜前
聞但寺宇明媚以間金竒錦青紅雜製以為佛袈裟
居僧廿餘默言精進如金臺而已少憇舍馬扶筇披

苦竹林迷失道間闕抵坐方寺居僧只三四寺前栗
樹皆為斧斤斫倒問僧胡然僧曰民有欲田之者禁
亦不能余歎曰太山長谷耕鬲赤及國家民既庶矣
當思所以富而教之也少坐呼笙笛吹破湮鬱有鶉
衣一衲班舞於庭蹲蹲然其氣像可掬遂與之俱登
前峴有木橫道坐其上前後臨大壑晚色蒼然笙磬
和笛寥亮清澈山鳴谷應神魂覺爽矣興盡乃下坐
溪邊盤石濯足是日猶陰遂宿東上元寺夜半夢覺
星月皎潔杜宇亂啼魂清無寐吾庶兄金亨從喜報
曰明日天王峯可快意登覽也早戒行李遲明偪履

着綦致其鞏固行林薄中路甚梗樞翳沒身其下皆
苦竹筍芽出地而茁亂踈而行蛇虺當道木之自介
者相着於前皆梗楠豫章之材也或偃偻出其下或
蹙躡行其上仍思其不遇於匠石不見備於棟樑之
用而枯死空山為造物可惜然亦終其天年者歟余
健步先待於一澗石伯勗力燠腰繫一索使一僧挽
而前余迎謂曰僧從何處拘罪人來伯勗笑曰不過
山靈拿逋客耳蓋伯勗曾遊此山故戲答云耳到此
渴甚從者皆掬水和糜飲之更無蹊徑只千丈巖溜
聚成一澗從山上而注如銀潢自天倒瀉澗中巨石

羸羸相疊為梁苔痕滑潤履之易踣童行往來者累
小石其上以識其路樹陰參天光景不漏如此沂澗
五步一息十步一息矻矻用力澗盡稍北復披苦竹
中山皆石也攀緣磴葛轉轉以上喘喘十餘里陟一
崔嵬躑躅花爛開喜其別造化折簷一花分命從者
皆押而行遇一巘嶠號世尊巖巖極峻拔有梯可上
上而望天王峯可數十里喜謂從者努力更進一步
自此路稍低行五里許到法界寺只留一僧木葉田
田纔長山花艷艷方開卽候暮春也少憩卽上有石
如船或如門由之以行盤回曲折嵌磴磴研捫石角

攬木根纔及峯頭而大霧四塞咫尺不辨香積僧將
錡子來得一寬地面巖溜淙淙滴成泉水不敢更上
卽命浙米而炊滿山更無他材有木如杉檜僧云此
木也薪而爨失飯味試之果然古人知勞薪之所炊
者因可推也人傳頭流多柿栗海松秋風實落填滿
蹊谷居僧取而充飢者妄也他草木尚不遂其生况
於果實乎每歲官督海松民常轉貿於產鄉以充貢
云凡事耳聞不如眼見者類此薄暮上峯頂頂上有
石壘僅容一間板屋屋下有石婦人像所謂天王也
紙錢亂掛屋樑有嵩善金宗直季昂高陽俞好仁克

已夏山曹偉太虛成化壬辰中秋日同登若干字歷
觀會遊人姓名多當世之傑也遂宿祠宇襲重錦加
煖衾以自溫從者燎火祠前以御寒夜半夫地開霽
大野洪厖白雲宿於山谷如滄海潮上多少浦口白
浪驅雪而山之露者如島嶼點點然也倚壘俯仰懽
然神心俱凜身在鴻蒙太初之上而襟懷與天地同
流矣辛亥黎明觀日出暘谷晴空磨銅徘徊四望萬
里極目大地羣山皆為蟻封蚯垤描寫則可會昌黎
南山之作而心眼則直符宣尼東山之登矣多少興
懷下瞰塵寰感慨系之矣山之東南古新羅之區也

山之西北古百濟之地也紛紛蚊蚋起滅於甕盎從
頭屈指幾多豪傑埋骨於此哉吾輩今日登覽無恙
者亦豈非 上之賜也茫茫靄靄太平烟火中又念有
悲歡憂喜吹萬不齊者遂語伯勗曰安得與君邀佳
佳之輩凌鴻鵠之飛身遊八紘之外眼窮一元之數
以觀夫氣盡之時耶伯勗笑曰不可得矣仍命僕夫
具二盞酒酌將報事於祠下其文曰昔先王制上下
之分五岳四瀆唯天子得以祭之諸侯只祭封內之
山川公卿大夫各有所當祀也降及後世名山大川
至於祠廟凡文人行子之出其下者必以行具而奠

有告焉有祈焉者皆是也維頭流邈在海邦磅礴數
百里作鎮湖嶺二南之界環其下數十州必有巨靈
高神興雲雨儲精英以福于民無窮已也某與進士
鄭汝昌守道疾邪平生不讀非聖之書行過淫祀必
巖之毀之而後止也今年夏作意遊山行及茲山之
麓霞雨冥濛懼不克縱觀茲山之異也昨者雲陰解
駁日月光霽精心默禱衡山之靈未必不厚於韓愈
氏也問諸居民以神為摩耶夫人者誣而佔畢金公
吾東方之博通宏儒徵諸李承休之帝王韻記以神
為麗祖之妃威肅王后者信也提甲烈祖以一二韓

免東人於紛爭之苦立祠巨岳而永享于民順也吾
年弱冠失所怙老母在堂西山之暉漸迫愛日之懇
未嘗弛於跬步之頃也周文九齡郭琮祈年書籍有
驗敢為山行告焉而敢為老母祈焉白飯一盂明水
一爵貴其潔且敬也尚饗文既成且酌伯勛曰世方
以為摩耶夫人而子明其威肅王后恐未免世人之
疑不如已之余曰且除威肅摩耶而山靈可酌伯勛
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且國家行香不於山靈而
每於聖母或迦葉子將奈何余曰然則頭流之靈不
享矣棄山鎮而瀆淫祀是則秩宗者之過也遂止平

日但仰見雲氣之麗于天不知其爲半空物也到此則眼底平鋪而已平鋪處必晝陰也日晡時嵐氣四合遂下由石門投香積寺寺僧相賀云老物住此久今年多少僧俗欲觀上峯者輒爲風雨雲陰所蔽无一見得頭流之全體昨晚陰雨有微措大一登便光霽是亦異也余額之寺前有巖斗絕名金剛臺登眺則眼前奇峯無數白雲常繞之自法界至上峯至香積皆轉繞層崖而行崖面皆石聳山皆疊石落葉昧於石眼而草木之根因着而生枝條短折皆東南靡奉曲蒙茸不能舒展枝葉上峯尤甚杜鵑花始開一

花兩花而未拆之蘂滿枝正是二月初也僧云山上花葉五月始盛六月始彫余問伯勗峯高近天宜先得陽氣而反後何也伯勗曰大地距天八萬里而吾行數日而到上峯峯之高距地不滿百里則其距天不知其幾也不可言先陽特孤高先受風耳余曰凡物之生其忌高哉然高不免風雨之萃卑且遭斧斤之厄將何擇而可乎香積傍有大木數百章積焉問僧何爲僧曰老子行乞於湖南諸州漕致蟾津寸寸而輸欲新此寺已六年矣余曰吾儒之於學宮其末矣釋氏之教覃自西域愚夫愚婦奉之軼於文宣王

清溪集
民之耽邪不如信正之篤矣寺可以望海余謂僧曰
天壤之間水多而土小吾青邱山多於地而國家生
齒日煩无所容汝善慈悲盍爲衆生根尋頭流之所
從來自長白山平鋤以填南海作原隰萬里以奠民
居爲福田不猶愈於精衛乎僧曰不敢當余又曰高
崖爲谷滄海爲桑田雲山石室修鍊金丹舍爾涅槃
之道學彼長生之術待頭流爲谷南海爲桑田然後
共保耆壽何如僧曰願結因緣遂拍手大噱十四日
壬子宿靈神前有唱佛臺後有坐高臺突起千仞登
而目可及遠東有靈溪注於剖竹之中西有王清水

僧云鷹所飲也北有石迦葉像堂中有畫迦葉圖其
匪懈堂三絕也烟煤雨淋惜其奇寶之見棄於空山
欲取之伯勗曰私於一家曷若公於名山以備具眼
者之遊賞也遂不取百姓施財邀福於迦葉與天王
等夜宿法堂昏霧顛風敲戶排窓氣襲人甚惡不可
得而久留也五日癸丑並山脊而西脊以北咸陽之
地也而以南晉陽之地也一帶樵徑中分成晉彷徨
眊望久之復行樹陰中然皆土山有路可尋捕鷹者
多成蹊徑不如上元法界路之甚也自山頂猝下午
投義神寺寺在平地寺壁有金彥辛金楣題名居僧

三十餘亦精進竹林柿園種菜爲食始覺人間世矣
然回首青山已抱辭烟霞謝猿鶴之懷矣寮主法海
可僧也少憇遂行厭於登高乃沿澗水踏白石而下
洞府清邃可樂或拄杖觀遊魚及到神興寺寺前澄
潭盤石可以永夕寺臨澗而構最勝於諸刹遊人足
以忘歸矣昏投寺中云此作法道場鐘鼓喧聒人物
鬧擾茫然若有所失是日約行四十餘里山路險阨
寺僧皆以爲健步健步云余平日見郵童走卒行及
奔馬自以爲事之甚難比山行初若重步爲日多而
兩脚漸覺軒舉始知凡事在乎習成耳余每拄雙筇

而行二十六日甲寅始舍筇騎馬有雲中興了長老
二僧相送出洞至一峪約了長老云近世有退隱師
者住神興一日語其徒曰有客至當淨掃除以候俄
而有一人騎白駒結藤蘿爲鞅轡疾行而來履獨木
如平地衆皆駭之至寺迎入一室清夜共話不可聽
記明朝辭去有姜家蒼頭者學書於寺疑其異客執
鞭以奉之其人以鞭揮去袖落一卷文字蒼頭急取
之其人曰誤被塵隸攬取珍重慎藏勿以示世言訖
急行復由峪約而逝姜蒼頭者今白頭猶居晉陽之
境人有知者求觀不與蓋其人崔孤雲不死在青鶴

洞云其說雖無稽而亦可記也余與伯勗試渡其橋
纔進數步而峭岨欲墮返而厲揭於澗之下流以渡
行出谷口山多資蓄水橫洞下淥漸見村落西山之
麓有古壘云古花開也行五里亂澗水水石齒齒東
行一里雙溪合流兩石對立刻雙磎石門四字視廣
濟品門字加大如斗而字體不相類如兒童習字者
之爲由石門一里有龜龍古碑篆其額曰雙磎寺故
真鑑禪師碑九字傍書前西國都巡官承務郎侍御
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教撰乃光啓三
年建光啓唐僖宗年也甲子至今六百餘年亦古矣

人物存亡大運興廢相尋於無窮而此頑然者獨立
不朽可發一歎所見碑碣多矣斷俗神行之碑在於
元和則先於光啓矣五臺水精之記撰於權適則亦
一世之文士也而獨於此興懷不已者豈孤雲手澤
尚存而孤雲所以徜徉山水間者其襟懷有契於百
世之後歟使其生於孤雲之時當執杖屨而從不使
孤雲踽踽與學佛者爲徒使孤雲生於今日亦必居
可爲之地攜華國之文賁歸太平某亦得以奉筆硯
於門下矣摩挲苔蘚多小感慨第讀其詞偶儷而好
爲禪佛作文何也豈學於晚唐而未變其習耶將仙

逸隱淪玩世之衰而與時偃仰托於禪佛以自韜晦
耶不可知也碑北數十步有百圍老槐根跨蹊水亦
孤雲手植寺僧燒園誤延槐腹虎倒龍顛之餘幹之
腐而存者文餘居僧猶履根上往來呼為金橋噫植
物亦有生氣則不能如石之壽也寺北有孤雲所登
八詠樓遺址居僧義空欲鳩財而起樓云方與義空
少坐忽有剝啄聲問之云官捕銀鯽水漲不可施罟
當取川椒皮葉毒魚趣寺僧取給僧曰資殺生之物
奈何余亦頻屢蹙久之五臺之民旣不免里正之暴雙
磻僧又將供毒魚之物山林亦不安矣翌日乙卯因

雨輟行二十八日丙辰緣雙溪之東復扶筇攀石磴
側危棧行數里得一洞府稍寬平可耕世以此為青
鶴洞云者也仍思吾輩得以至此則李眉叟何以不
能到歟豈眉叟到此而謾不省記歟抑果無青鶴洞
者而世傳相仍歟前行數十步臨絕壑閤過棧道得
一菴曰佛日構在絕壁上前臨無地四山奇峭爽槩
无比東西有香爐峯左右相對下有龍湫鶴洲深不
可測菴僧云每歲季夏有青身赤頂長脰之禽集香
爐峯松樹飛而下飲於湫卽去居僧度度見之是青
鶴云也安得羅而致之置一琴為伴耶菴之東有飛

泉濺雪下落千丈入鶴湫此儘佳境自登龜至此前
後十六日所歷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可喜可愕者不
可一二數而可人意者佛日一菴耳又聞鶴語疑眉
叟所覓者在此然壑谷峻絕非猿狖則不可行妻孥
牛犢无所容矣嚴川斷俗皆爲緇塲而青鶴洞終不
可得奈何伯勗曰松與竹兩羨也而不若此君風與
月雙清也而不若天心對影之爲奇山與水俱仁智
所樂也而不若水哉水哉遲明將與子行出岳陽城
而觀瀾於大湖也余曰諾

墓誌

副司正李公頴墓誌

吾友全義李君醇氏自湖南如恤荼毒貽書駟孫曰
子之於親雖無勲德有一善行思托不朽以示後人
通天下至情也然非得奇文刻貞珉不可吾今竭一
生力得碣財於忠清道之恩津營暨亡親墓道知君
憂且病不親毫墨然思錫類其母以不貳事辭吾鼻
祖高麗太師三重大匡諱棹有功於合三之日乃全
義諸李之所自出也太師九世孫彥冲及其子光起
俱仕高麗政堂文學世趾其美孫德根贈光祿知門
下省卽卽吾先考之曾大考也光祿生宜扶餘監務

監務生大種珍原縣監娶別將李傑女生先君
於永樂乙未諱穎長於礪山移家金堤隸軍衛為龍
驤衛副司正素性醇直與物无忤雅好遊樂不治產
業家貧衣服弓馬與朋友共无顧惜心早孤二弟二
妹皆幼撫養成長備資婚嫁使安家室人服其義享
年六十三終於成化丁酉其年冬十二月葬于金堤
月山之原先妣仁川蔡氏父生負紹明祖福順監務
怡曾祖三司左尹君慶高祖藝文修撰原玄祖惟吉
憲府議郎外祖朴祥工曹典書生於永樂癸卯終於
弘治丙辰明年二月甲申附窆于先塋之左享年七

十四平日事舅姑奉祭祀以誠雖菽水蘋蘩必親熟
而供之不暇婢使孝且慈周鄰里親戚之窮不計有
无少聞父兄授子弟書頗能記誦若孝經大小學皆
詳句讀通大義至老不忘子孫開蒙不資外傳生二
男二女女長適尹期仁生一男幼次適奉進忠生一
女二男皆幼男長繼曾娶曹信女生一女幼次則繼
孟娶崔漢碩女繼孟早失所怙惟慈訓是承舉癸卯
生負進士登己酉甲科除侍講院說書遷司諫院正
言以君恩歸榮堂前慈訓眷眷勉以事君之義尚念
短日闕於晨昏連乞高山青陽兩縣便養即令長已

矣往而不可返者年也奈何駟孫感希醇之同我
泣數行下扶病起而復曰古人葬親之遺體既埋誌
又豎碣慮異日陵谷變或遇長鑿短鋤劃地而此石
先現則冀仁人之為掩其意周其事悲吾方以此完
繕邱壟敢辭希醇諸乃銘曰全義之李條柯遠揚一
盛一衰天道之常不既盛乎太師政堂不曰衰乎監
務龍驤積慶生賢由祖宗仁既衰而盛不在後人貶
葉孤弟薛包為鄰教敦希醇鄰母與親前喪後喪庶
乎无憾九原茫茫百年還暫托一片石永鎮幽閭

碣銘

安東府使趙侯墓碣銘

弘治癸丑秋駟孫在讀書堂克菴李先生昌臣抵書
駟孫曰吾舅趙侯之周文甫氏諸子磨碣乞銘將豎
于墓道子為我銘其書曰趙為漢陽大姓舅禰恭安
公惠在祖宗朝列六卿茂嘉績王父漢平府院君洵
佐獻陵錄勲曾王父仁璧尚桓王女封龍源府院君
龍源以上仕高麗著閎閎母貞敬夫人竹溪安氏靖
肅公純之女生舅於正統戊申七月庚申幼聰慧及
成童齒學習舉業不利以門蔭補仁壽府丞景泰辛
未也遷主簿直長乙亥預世廟原從轉司憲監察

履遷莅新溪長湍延安豐川江華楊驪星旣安東凡
一縣一郡三府四州所至以寂聞在延安進階通政
乃堂上官也由豐川入爲僉知中樞兼五衛將由楊
牧入拜刑曹叅議世稱循吏弘治五年壬子正月二
十六日卒安東治壽六十五乃葬于楊州海村先塋
之下舅娶安邊府使俞信女生三男二女男貴孫部
將次欣孫監察次新孫宣傳官部將娶上護軍朴好
善女監察娶郡守權念女生二男一女男世楨次鐵
楨宣傳娶鎮撫河紹義女生一男元楨皆力學女長
適僉知申允甫子承參次適牧使韓千孫子皓承參

生一女適司果李世弘舅容貌魁偉氣宇寬厚能事
親睦於宗族與朋友信人無貴賤咸得歡心死之日
家無甌石之儲人服其德銘無愧云駟孫外家趙出
義不辭銘曰世大姓漢陽趙羨文甫能遠紹事立辨
政不擾篤親妯信朋僚此可銘爲墓表

平胡公墓碣銘

弘治丙辰春嘉平君寢疾不興訃及于清道噫公吾
母黨也宜哭於寢而方在告侍母疾恐驚母心忍痛
而未也尋其兩孤郡守察訪伴來號訢索撰阡表曰
先君常謂死無德業不宜建碑粗述墓道使子孫展

其處足矣今不敢違謹俱短碣請識其略噫公勲封
宰相也自貶而不碑誠儉矣嗣子能遵遺命猶欲略
撰實歷不求諸京師文苑之近而遠求於駟孫亦勤
矣噫公真今世篤於睦姻者也昔先君老於外吾伯
仲氏舉於京師布衣同登壬寅甲科無親表左右者
公與夫人禹氏自聞喜及遊街所費悉令家人措辦
繼余登丙午科亦通家往來常規猶子吾在京師公
已病往問疾於卧内公曰老夫病殆不痊無報君勤
厚惟戒子孫無忘世好云噫言猶在耳公已亡矣藥
爐虛煙道路脩阻未能棄而奔哭且慰其孤幽明兩

負奈如何姑排闥把筆以答其孤之望公姓李諱亨
孫字昌伯加平人也考諱多林 贈純忠積德補祚
功臣正憲大夫兵曹判書王考諱忱嘉靖大夫都評
義事曾王考諱椿桂奉翊版圖判書妣宋氏知錦州
理之女以求樂戊戌生公於連山莊幼學射既冠屬
內禁衛三以都試一等又登丁卯科守吉州判官政
最加奉政大夫超遷軍器副正丁丑秋採訪咸吉道
向當回啓蒙 世廟嘉賞尋拜折衝將軍歷藍浦沃
溝兩鎮兵馬使咸吉道都鎮撫義州牧使皆有聲績
丁亥夏同朴公仲善領平安甲卒破逆賊李施愛奏

凱爲二等功臣是秋陞嘉善大夫嘉平君金羅道節
度副使兼尹全州明年丁父憂還朝以母老謝事
成廟特補公州以便養後又牧清州壬子冬 成廟
欲叔庶孽之才肇設羽林衛以公爲將尋兼副摠管
以終葬于連山縣西天王洞辰坐之山享壽七十九
歷仕六朝小心謹慎所莅著稱言溫而氣森才鍊而
政敏人不覺其爲武夫內治甚雍多畜侍妾而家無
間言娶順安縣令禹元球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珵
山郡守鐵根次曰成歡道察訪鐵榮女適杜稷令鄭
叔墩郡守生二男長曰長生登庚戌武科令爲宣傳

官次日長卿乙卯進士察訪生四男長彥長弘長俊
長輔署令生一男鏗乙卯進士皇明弘治九年丙辰
閏三月日旣識其略銘石之端曰兜鍪叔績太常紀
勲旣富旣壽有子有孫連山之原松檟蔚然四尺其
封石以表阡

題

題權睡軒關東錄後

吾與嚮之遊慣矣嚮之肝膽卽吾之肝膽也其中所
存者无毫髮之不相照當赤馬年同習時文學明經
爲舉子業嚮之年少而氣銳思敏而見透吾常推以

爲不及第於其所謂風騷云者亦多讓焉吾常目爲
曾子固而戲之其後吾落南鄉嚮之仕于朝未能相
磨以文墨者四五年去季秋寄余近體數篇展讀不
覺刮目焉今季春余始到京師求嚮之近所吟咏者
得關東行錄而讀之噫斯錄也豈但詩觀乎哉風振
乘驟執法而不撓情切陟岵將父而未遑其所寓興
抽思无非慷慨激功多古人埋朱輪望白雲之懷而
不少以潮弄烟月爲事嚮之平生忠孝兩段發於性
情者於斯錄可掬其但詩觀乎哉世有假使命而行
曾臆躋膺仕而忘親養者嚮之視之必不啻狗彘矣

嚮之貌不逾中人而心膽直包千古此余之所以予
嚮之也若夫詞章特末矣然有道者必有言言之精
而有以感發乎人者爲詩則詞章亦非與道背馳者
也今嚮之求余斤削惜乎吾無郢斤可以斲嚮之之
聖也嚮之取古詩而理會自然手熟心詣則斧鑿天
成自無其痕矣嚮之勉之濯纓子金季雲題

題三嘉縣觀水樓

一縷溪村生白煙牛羊下括謾爭先高樓罇酒東西
客十里桑麻南北阡句乏有聲遊子拙杯斟無事使
君賢倚欄更待黃昏後觀水仍看月到天

送柳牧上洛

洛江西畔古沙伐劇地東南控上遊朝議劇煩歸老
手民情恤隱屬賢候書簷鈴閣絃鳴靜夜犬山村吏
突休太史異時求政取循良立傳冠前頭

與權嚮之登觀水樓

晚泊沙汀葉葉舟紛紛去馬與來牛江山萬古只如
此人物一生長自休西日已沉波渺渺東流不盡思
悠悠停舟獨立曛黃久掠水飛回雙白鷗

睡軒次

是身天地一虛舟劍氣當年射斗牛羈思向來何

落落宦情從此便休休英雄萬古幾人在煙月空
江引興悠觀水觀山皆可樂鷗來忘我我忘鷗

奉和睡軒

付與從天喫鼠肝榮華瞥眼等閑看輸心莫道交情
熟失意休言世味酸文字不隨餘子媚林泉終卜此
身安多君骨鯁詞源激宦海文瀾共渺漫

原韻

雕篆從來困肺肝文章小技不須看韓豪李放知
君壯島瘦郊寒愧我酸孤劍鳴時吟欲斷踈髯撚
處字要安畫蛇着足休嫌拙須把風斤斲堊漫

次睡軒

落日長程畔把杯特勸君危樓天欲襯官渡路橫分
去客沒孤鳥浮生同片雲江風不解別吹棹動波文

原韻

客裏羈懷惡逢君又送君孤帆和鴈落遠岫點螺
分樓上一盃酒洛東千里雲蒼茫天欲暮吟斷不
成文

送李評事子伯序侑別詞

序文見上

吾同年友云云又有將母之諭故序以告之又賦滿
江紅一闋侑別詞曰盡戟森在眼正宜韋筆收拾江

山風上矣囊裏括萬言王從軍天有意幢巾城上春雲
結望白山黑水吊興亡詩幾一盃酒三年別楊柳條
無情綠對晚湖握手西陽易夕白日長安回首杳先
春嶺上流遊矚記舊遊朋伴隔暮雲空相憶

